

龙凤除霸

下

名剑著



重出江湖系列⑫

龙凤除霸

下

名 剑 著

责任编辑:李德民

封面设计:李 立

重出江湖系列⑫

龙凤除霸(下)

作 者:名 剑

出版发行:西藏人民出版社

印 刷:甘肃省新华印刷厂

87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56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 册

ISBN7-223-00980-7/1·268 每套(上、下)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内容简介

武林“中州三侠”陆禹、宋为恭、柳仕元，是生死之交。他们同属桃花汀“陆地神仙”宇文一的门下。二十年前，住在大别山南麓的陆禹，遭受血洗灭门惨祸。柳仕元舍子救出陆家刚出生的独子。并将他收养，改姓柳，名杰。二十年后，宋为恭遭到同样的浩劫。

年届二十的青年武士柳杰，誓死为陆、宋两家报仇雪恨。他经过周密的侦察，发现这两桩血案，以及武林的种种灾难，均为“血手印”所为。“血手印”成了武林恐怖的象征。

“血手印”是谁？他神出鬼没，诡计多端。杀人只留血手印，不现原形。在茫茫江湖中，柳杰东闯西荡，出生入死，手握“风雷剑”，与“血手印”展开了接二连三的震惊武林的搏斗，终于揭穿了“血手印”的真面目。他就是罪大恶极、血

债累累的“玄天教”教主褚无忌。

最后，柳杰在其母“江湖第一秀”、妹妹“吊亡仙子”以及武林各派头目的配合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捣毁了“玄天教”总坛，为武林除了大害。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魔镜	(1)
第二十五章	易钗而弁	(15)
第二十六章	尸山血海	(32)
第二十七章	暮鼓晨钟	(42)
第二十八章	剪不断	(52)
第二十九章	“虎穴”行	(65)
第三十章	山潭垂钓	(78)
第三十一章	轮回谷赌斗	(89)
第三十二章	疯狂的乐章	(101)
第三十三章	幽谷“百合花”	(117)
第三十四章	送信	(131)
第三十五章	“哥哥!”	(148)
第三十六章	黑夜深林	(160)
第三十七章	一声巨响	(174)
第三十八章	齐声哀恸	(185)
第三十九章	负创而行	(194)
第四十章	颠倒阴阳	(203)
第四十一章	苦竹庵	(212)

第四十二章	“花魔”	(227)
第四十三章	升仙台	(242)
第四十四章	入窟	(256)
第四十五章	道旁陈尸	(270)
第四十六章	“王者之毒”	(279)
第四十七章	胡哨声	(295)
第四十八章	牛耳尖刀	(307)
第四十九章	谜底揭开	(319)
第五十章	捣毁总坛	(335)

第二十四章 魔 镜

柳杰在无法挪移身形的情况下，扭身曲膝，硬生生把身形塌下低于石面，“砰！”地一声暴响，石屑飞溅，巨石面被打碎了一大片。

间不容发之间，柳杰出剑由下而上反挑，同样快极。

“呼！”地一道掌风卷来，把“霓裳魔姬”震开了数尺，劲疾力猛，她差点没栽下去，由于这掌，柳杰的一剑便落了空。

“霓裳魔姬”怪叫道：“老残，你这算什么意思？”

“残煞”独目连闪，道：“魔婆，不是我这一掌，你就得撂在此地了。”

“霓裳魔姬”在话声出口之后，才想到这点，嗒然无语。

柳杰在此刻立即移形换位离开巨石，冷冰冰发话道：“两位再要相逼，在下可真要杀人了！”

口里说，心里却在想，“霓裳魔姬”找的是“阴司毒妇”，根本与自己无涉，还是把她先打发走吧。

心念之中，目注“霓裳魔姬”道：“芳驾找的是‘阴司毒妇’，在下不为己甚，请便吧！”

“霓裳魔姬”阴阴地道：“你带路！”

柳杰目芒一闪，道：“在下与她毫无瓜葛，凭什么要带路？”

“你既然矢口否认与她有关系，为什么会为她杀人不惜与‘玄天教’为敌？”

“在下本就是‘玄天教’的对头。”

“我问你伸手的原因……”

“一时高兴！”

“仅为了一时高兴？”

“唔！”

“说来说去，你小子是不肯带路找人？”

“随便芳驾怎么说，言止于此！”

“霓裳魔姬”脸上的粉涂得太厚，掩盖了脸色，不知是发青还是发红，但从面皮的颤动和目中的神色，可以看出她在发火，手中拐杖一顿，怒声道：“好小子，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抡杖，欺身……

“残煞”突地大吼一声：“老婆子，你闪开！”

“霓裳魔姬”收杖闪退八尺。

柳杰的目光扫向“残煞”，只见他青袍鼓胀如球，双掌立在胸前，像涂了漆似的，齐腕以下，乌光透亮脸孔却红如皓血。

那本来狰狞的面目，更加可怖，柳杰心中不由嘀咕起来，不知对方将施展什么歹毒功夫。

先下手为强，这意念在心中一闪，立即扬剑暴进。

“呜……”刺耳怪啸，破空而起，柳杰身形为之一滞，这怪啸声，正是昨晚使野狼慑伏的啸声，想不到是发自这魔头之口。

柳杰这一滞，给了“残煞”极好的机会，发剑够不上部位，而“残煞”出掌却是最理想的距离。

漆黑的手掌向前一推，一颤，一道阴风应一颤之势而发，看来毫不火爆。

柳杰意念才转，阴风上身，但觉无数股阴寒之气，钻向四肢百骸，真气顿泄，一阵晕眩，站立不稳，“砰！”地坐了下去。

“残煞”得意地发出一阵狼嗥也似的狂笑。

“霓裳魔姬”大声道：“老残，这些年不见，你这‘蚀骨掌’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残煞”嘿了一声，道：“好说，好说！”

“蚀骨掌”柳杰没听说过，但与“阴司毒妇”的“寒尸功”如出一辙，他暗道一声完了……

“霓裳魔姬”手中杖扬了起来，又放下，冷酷地道：“我老婆子不愿抢现成还是你下手吧！”

“用不着再下手，他一百条命也活不了。”

“别太自信，你的‘一指断’怎么样？他死了没有？”

“嗯！是有点邪门……”

“霓裳魔姬”目芒扫向柳杰道：“小子，如果你说出‘阴司毒妇’的

下落，我老婆子代你求情，放你一条生路，我们并不想与‘元化宫’结怨……”

说着，转向“残煞”道：“老残你说是不是？”

提起了“元化宫”，“残煞”脸色为之一变，天南“元化宫”不乏好手，如果不是为了报杀徒之仇，他再凶也不愿招惹。

当下独目连闪，道：“老太婆，我找的正是‘元化宫’主人，谈什么……结怨不结怨……”

“霓裳魔姬”挤挤眼，道：“这我知道……不过……他是‘魔镜’的传人，他会带讯给他师父的，对不对？咱们……各行各，目的对象不同。”

“残煞”点了点头，突地拍手道：“对，对，我几乎坏了自己的大事，这是好棋一着……”

“什么好棋一着？”

“扣住小的，老的会出面。”

“不见得吧？”

“为什么？”

“东方曙远在天南……”

“嘿嘿，你这老太婆大概耳朵不灵了，天南‘元化宫’帝君之位，是由别人暂摄，‘魔镜’东方曙自败与‘血手印’之后，无面见人，一直留在中原。”

“对了，这事我老太婆想不通，江湖一度传说这小子是‘血手印’的传人，现在又变成了‘魔镜第二’……”

“想不通就别去想。”

“霓裳魔姬”朝柳杰移近两步，道：“小子，你说是不是？不然我一拐杖把你砸成肉饼……”

这一阵厮磨，柳杰的真气恢复了三成，这又是与拜弟宇文冬换血的功效，可以说这异能几次救了他的命。

现在，他需要的是时间，以换取功力的回复，否则的话，他仍是死路一条，他微睁着眼，故意颤晃着身躯，虚弱地道：“在下……实在不知道她的行踪。”

“霓裳魔姬”厉声道：“你小子还是不说？”

柳杰要争取时间，故意拖延着道：“她……可能……”

“可能怎么样？”

“让在下……想一想……”

“有什么好想的，告诉你，别想掉花枪。”

“在下得想一想……她可能去的地方……”

“赶快想，我老婆子耐心有限。”

“残煞”突地怪叫道：“不对，真是邪门……”

“霓裳魔姬”道：“什么不对？”

“残煞”独目连闪道：“他应该倒下了，但他没有。”

“霓裳魔姬”一心要找到“阴司毒妇”，不愿柳杰一下子毁在“残煞”手下，因为“阴司毒妇”隐现无常，没线索根本找不着。

当下扁了扁嘴，道：“大概快了，他的内功深厚，不能与一般高手比拟。”

“残煞”狐疑地道：“这种情形……从来没发生过……”

“霓裳魔姬”道：“老残，你要斗‘魔镜’，应该从他身上测出‘魔镜’的能耐。”

“残煞”默然。

柳杰的功力恢复了一半，但他仍不敢表露出来，以平时一半的功力，是无法与两魔抗衡的。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大问题，抬了抬头，暗声道：“在下……想起来了。”

“霓裳魔姬”双目大张，振奋地道：“快说，‘阴司毒妇’究竟在哪里？”

柳杰有气无力地道：“可是……在下先要明白一件事……”

“什么事？”

“是谁提供线索，说在下在大别山中？”

“这个你不必问。”

“那……在下也就不说……”

“好，我告诉你，是一个不知名的老人。”

“不知名？”

“嗯，一个蒙面老人！”

柳杰大惑不解，蒙面老人是谁？

怎会知道自己的行踪与来历？

为什么要引出两魔对付自己，行这借刀杀人的诡计？

心念之中，又道：“是芳驾……不肯透露么？其实，在下明白，已经没有机会报复……只是，心有不甘，想在死前明白真相而已。”

“霓裳魔姬”道：“事实如此，老残也是一样，同一个人提供的线索。”

“残煞”大喝一声道：“老夫等的不耐烦了，就不相信‘蚀骨掌’要不了他的命，闪开……”

“霓裳魔姬”对那阴风似是十分忌惮，闻言立即退开，口里道：“老残，你不是说：好棋一着么？你毁了他，这着棋……”

“残煞”道：“老夫自有主见！”

随说随又立起掌来，手掌又变漆黑。

柳杰的功力已恢复到八成，心念电掣一转，乘他未发“蚀骨掌”之前，先制住“霓裳魔姬”，用她作挡箭牌，争取出手反击的机会……

蓦在此刻，一条人影倏焉而现，拦在柳杰身前。

“残煞”与“霓裳魔姬”不虞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齐齐发出一声惊噫。

现身的，竟然是个风姿绰约的绿衣的少女。

柳杰更加惊愕莫名，这少女是谁？现身何为？背对着，看不到她的容貌。

“残煞”瞪着独眼，狞声道：“丫头，你是他一路的？”

“不错！”声音很脆，十分悦耳。

柳杰更加迷惘，她竟然承认与自己是一路的，真是不可思议，脱口道：“当心这老魔的‘蚀骨掌’！”

少女没回头，脆生生地道：“我要见识他的‘蚀骨掌’！”

“残煞”嘿嘿一笑道：“老夫成全你！”

柳杰突地暴弹而起，斜里闪开。

“霓裳魔姬”发出一声惊叫。

同一时间，“残煞”发出了“蚀骨掌”。

柳杰替这绿衣少女捏了一把冷汗，一颗心吊了起来。

事实相当吓人，绿衣少女阴风卷袭之下，竟然丝风不动，像没事人儿般，仅是衣袂飘飞了一下。

“残煞”怪吼道：“邪门，又是邪门……”

绿衣少女语音不变地道：“邪门的事多着哩！”

柳杰星目圆睁，他这时看清了这少女长得很美，体态婀娜，相当迷人，一个二十左右的少女有这份能耐，实在是匪夷所思。

“残煞”不遑追究事因，他的目的物是柳杰，大叫道：“魔姬，你别闲着，攻这丫头！”

“霓裳魔姬”立刻明白“残煞”的心意，呼地一杖，攻向绿衣少女。杖拐如雷霆，绿衣少女只好转身应敌。

“残煞”挪身易位，双掌朝向柳杰。

柳杰余悸犹存，不敢撄其锋，弹到侧方。

绿衣少女蝴蝶般穿梭杖影中，口里大叫道：“柳少侠，你不能与他斗！”

“残煞”一声怪笑，又面对柳杰。

“残煞”独目闪着凶光，一步一步朝柳杰迫近，每一步都带着无穷的杀机。

他必须要迫近到适合发掌的距离，他存心一举而毁柳杰，因为那绿衣少女使他感到极度的震惊。

柳杰内心虽然惊恐，但他不能在一个陌生的少女面前丢人，他不能逃避，同时那等于是挂名的师父已然谢世，留下的过节他不能不接着。

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残煞”已欺到出手的距离。

柳杰情急之下，立即想到了胸前的魔镜，既然事与师父有关，使用“魔镜”并不为过，于是他极快地掏出魔镜来，捏在手中，对正“残煞”。

“残煞”惊呼一声：“魔镜！”

柳杰陡运真力，镜中射出一蓬五色霞光。

“残煞”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出了“蚀骨掌”。

惊人的情况发生了，发出的阴风，在与霞光接触之下消散于无形，

“残煞”的脸上现出了萎顿之色，夹杂着惊怖。

柳杰曾听师父东方曙说过“魔镜”的妙用，被照射的人，会暂时失去抵抗力，他毫不迟疑地弹身上前，剑抵“残煞”前心，然后收起了“魔镜”。

此刻，他要杀这魔头，可说易如反掌。

该不该杀他？柳杰在心里不断地自问。

旁边，那绿衣少女与“霓裳魔姬”仍打得十分火炽，徒手对拐杖，有攻有守，态度从容，足见她的身手已到了惊人之境。

“残煞”一向杀人不当回事，此刻在利剑抵胸的情况下，饱尝他一向施之于人的死亡的恐怖滋味，狰狞的面孔扭曲得更加怕人，汗珠滚落而落。

人无论凶残到什么程度还是怕死的，他惯于欣赏别人面临死亡威胁时的表情，现在，他成了被欣赏的对象。

柳杰想了又想，终于收回“风雷剑”冷沉地道：“在下本可杀你，念在你是为徒索仇，所以网开一面，在下郑重奉告，家师杀你的高足，必有可杀的理由，如你愿放手，算互不相欠过节就此了销，如果你定要索讨，下次在下的剑决不撤回。现在请便吧！”

“残煞”猛一挫牙，片言不发，电闪而逝。

“霓裳魔姬”大为胆寒，狠攻三拐，迫得绿衣少女攻势一窒，弹出圈子，就待脱走……

绿衣少女飞风般横里一截，冷脆地道：“慢走！”

“霓裳魔姬”变脸道：“你准备怎么样？”

绿衣少女道：“芳驾不是要找‘阴司毒妇’么？”

“不错！”

“为了什么？”

“那与你何干？”

“我要知道原因！”

“老身为什么要告诉你？”

“不说清楚就别想离开。”

柳杰倒提着剑，走到“霓裳魔姬”的侧后方，他准备投桃报李，必要时，助这神秘的绿衣少女一臂。

他这一走近，“霓裳魔姬”的心开始打鼓，一个绿衣少女，已使她接应不暇，再加上个“魔镜第二”准定凶多吉少。

绿衣少女冲着柳杰露齿一笑，笑得很甜很迷人。

柳杰为之心头一荡。

他立刻联想到“吊亡仙子”与祝怀玉，这三个少女的美，各有各的特点，都可算得上是武林尤物。

“霓裳魔姬”心虽惊惶，但她是一个成名人物，羽毛不能不珍惜，当下强持镇定，寒着脸道：“丫头，你到底想怎么样？”

绿衣少女淡淡地道：“不怎么样，只要知道原因。”

“你叫什么名字？”

“碧珠！”

“没有姓？”

“芳驾问的太多了。”

“你与‘阴司毒妇’是什么关系？”

“芳驾不必过问，不过……她老人家的事情，姑娘我可以作八成主。”

“霓裳魔姬”后退一步，目芒连闪，栗声道：“你是她什么人？”

绿衣少女口角一抿，道：“芳驾一定要知道？”

“当然！”

“我是她女儿！”

“什么……你……是她女儿？”

“不错！”

柳杰心中一动，想不到“阴司毒妇”会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霓裳魔姬”咬咬牙道：“我要见你母亲。”

绿衣少女道：“姑娘我要知道原因。”

“霓裳魔姬”声音突然一转厉，道：“她杀了我的丈夫！”

绿衣少女粉腮微微一变，道：“哦！有这样的事……尊夫是谁？”

“霓裳魔姬”咬牙切齿地道：“说出来你未必知道……”

“不一定，无妨说说看？”

“金童胡文安！”

“金童胡文安？”

“不错！”

“他该死，死一次还真是不够！”

“霓裳魔姬”怨毒攻心，完全忘了目前不利的情势，厉声道：“丫头，你倒说说看，他为什么该死？”

绿衣少女杏眼一瞪，道：“糟蹋佛门弟子，天人共愤，难道还该活？”

“霓裳魔姬”厉声道：“老身要找毒妇算帐！”

绿衣少女冷笑了一声道：“凭芳驾这几手，不是我娘的对手。”

“霓裳魔姬”激越地道：“老身死在她的手下也好，不然息不了这条心。”

绿衣少女咬咬下唇，眨了眨眼，道：“好吧！芳驾可以到对面峰头上等候，一个时辰之内，我娘必到。”

“霓裳魔姬”点点头，弹身下峰而去。

柳杰归剑入鞘，双手一拱讪讪地道：“想不到姑娘是……李前辈的千金！”

绿衣少女笑笑道：“我娘在江湖道上声名狼藉，你一定在心里骂人？”

柳杰脸一红，道：“没这回事！”

绿衣少女娇俏地一扬眉道：“柳少侠你曾援手家母，我代她谢谢你。”

柳杰道：“适逢其会，无足挂齿，姑娘刚才也曾援手在下。”

绿衣少女又笑笑道：“那算扯直，咱们互不相欠。”话锋一顿，又道：“原来柳少侠是天南‘元化宫’掌门帝君的传人，失敬了！”

柳杰红着脸，“唔！”了一声，道：“姑娘与李前辈到山中何事？”

“嗯！这个……办点私事。少侠你呢？”

“也一样！”

“那倒是巧得很。”

“是的是很巧！”

“少侠的私事办完了没有？”

“这……徒劳往返，没有结果。”

绿衣少女粉腮含笑，似水眸光在柳杰面上一连几绕，脆生生地道：“少侠的身手令人心折！”

柳杰被她看得心头又是一荡，期期地道：“姑娘也是一样……在下……自叹弗如。”

绿衣少女明眸一转，道：“艺业各有专精，资质也各有高低，不能说谁不如谁。”

柳杰点头道：“姑娘说得是！”

绿衣少女挑了挑眉，眸子里突然泛出一种异样但极迷人的光焰，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开了口：“柳少侠，我们可以做个朋友么？”

柳杰敏感地心弦一颤，故作从容地道：“江湖中非敌即友，当然可以。”

绿衣少女抿抿嘴，道：“柳少侠这句话太笼统……”

“为什么？”

“非敌即友是不错，但得看情况，分对象，比如说我……是个女子，难道所有天下的女子，凡是不跟你为敌的，都是你的朋友？”

柳杰不由面上一热，道：“姑娘说笑了！”

绿衣少女道：“不，我是很认真的。”

她虽然说得很含蓄，但柳杰并不是笨人，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初逢乍识彼此间都相当陌生，不过，交个普通朋友倒是无伤大雅。

柳杰笑笑道：“算姑娘赢了！”

绿衣少女嫣然道：“你回答得似乎很勉强……”

柳杰把话岔开，道：“姑娘上姓？”

绿衣少女调皮地道：“别酸酸的，什么上姓下姓，你干脆问我姓什么不就结了，我姓司徒！”

柳杰道：“哦！司徒姑娘！”

绿衣少女眸光一转，道：“我该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飞闪而去。

柳杰怔了片刻，也驰下峰头，到了峰脚，转念一想，司徒碧珠代她母亲约斗“霓裳魔姬”，何不去看个热闹？

心念之间，抬头望了望对面的峰势，缓缓升登。

峰顶上，有块光秃秃的平阳。

“阴司毒妇”与“霓裳魔姬”对峙。

双方都是相当邪门的人物，是以现场的气氛显得十分诡秘。